

# 浙商银行原董事长和浙商产融董事长失联 倒查开始了？

浙商银行与浙银资本、浙商产融“投贷联动”的激进打法，令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但充满争议，也为后来几年的不良资产风险暴露埋下隐患。

春节假期结束复工后，金融领域的反腐一如既往。据近日从多个渠道获悉，一家资产超过 2.5 万亿元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原一把手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与他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其妻子。

“沈仁康是兔年春节后被带走的，春节前、甚至春节一上班，还有人在行里看到过他。”有知情人士透露，2月1日左右，浙商银行内部小范围通报了沈仁康被查的消息。而此事早有征兆，2022年1月，他在距离退休仅剩一年时辞去浙商银行董事长时，情形就颇不寻常。

通过多方了解到，与浙商银行密切相关的浙商产融董事长王卫华，已于2022年9月被留置。当时这个消息传出后，不少分析就认为沈仁康必然凶多吉少。

据多位业内人士分析，沈仁康的问题有一些具体指向，与争议重重的浙商产融脱不了干系，也可能包括一些问题项目的追责。沈仁康担任

浙商银行董事长的八年间，浙商银行与浙银资本、浙商产融“投贷联动”的激进打法，令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但也带来争议，为后来几年的不良资产风险暴露埋下隐患。

在沈仁康之前，浙商银行和浙商产融已有其他高管被查，包括浙商银行原副行长张长弓、浙商产融原副总裁徐兵等人。此番沈仁康和王卫华被查，也意味着当年“擦边球”的做法正式开始被清算，其中是否存在向个人的不当利益输送问题也将接受检验。

### 1. 沈仁康的突然离任



沈仁康出生于 1963 年 1 月，刚满 60 岁，是浙江东阳人；他毕业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历。

1982年7月，时年19岁的沈仁康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职业生涯的前32年，沈仁康一直在浙江省政府部门任职，从副县长干到地级市市长。

早年，沈仁康曾任浙江省青田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2001年1月，年仅38岁的沈仁康出任浙江省丽水市副市长，成为副厅级干部；2005年11月，在丽水市副市长的位置上，升任市委常委；2006年1月，在丽水市第二届人代会上再次当选为副市长，并担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11年2月，任丽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这标志着时年48岁的沈仁康就此升为正厅级。2012年5月，沈仁康调任浙江省衢州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2012年11月至2014年7月，任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并兼任浙江省第十三届省委委员。

2014年，由于浙商银行原董事长张达洋和行长龚方乐“内斗”剧烈，甚至到了多番相互举报的“白热化”程度，结果两人均被调离。2014年7月，51岁的沈仁康告别政府部门，从衢州市市长的职务上空降至这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出任党委书记，同年9月当选该行董事长，开启了在浙商银行近八年的“一把手”时代。在他任期内，浙商银行的总资产从2014年的6700亿元做到2021年底的2.29万亿元，员工收入也有大幅提升。也有多位浙商银行有关人士表示，沈仁康在行内经常会介绍项目与客户，对张长弓这样的“市场能人”比较信任；

对风控和业务发展模式有异议的高管，先后被调离或去职也是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2022年1月11日晚间，浙商银行公告称，沈仁康因工作安排需要辞去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免去沈仁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委员职务，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党组决定，提议沈仁康不再担任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多位接近浙江的金融人士表示，当时59岁的沈仁康突然从浙商银行辞职，令人颇感意外。2022年1月11日傍晚，浙商银行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由浙江省相关部门领导宣布人事班子调整，沈仁康卸任，党委书记由原财通证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陆建强出任。

彼时，作为正厅级干部的沈仁康，原本还有一年左右时间到退休年龄，却提前免职，显得有些不司寻常。当时曾有说法是作为“职务对调”，沈仁康将前往财通证券任职，但此后并未有下文。

而财通证券董事长的位置在空悬了6个月之后直到2022年7月，由财通证券控股股东浙江金控的一把手章启诚出任。沈仁康不但没有调动到新的机构，也没有转到浙江省人大或省政协任职不符合省管干部退居“二线”的一般安排。

有浙商银行内部人士表示，2021年年中行长等高管层换届以后，沈仁康在行内就显得格外低调，新任行长张荣森的活动和声音明显更多。换届落定以后，浙商银行的中层干部也有系列轮动。

2022年9月1日，浙江省审计厅发布公告称，从2022年9月7日起，对沈仁康任浙商银行董事长张荣森任浙商银行行长期间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就地审计；重点审计2019年至2021年，必要时将追溯到以前年度或者延伸审计有关单位，相关审计至今尚未结束。

## I. 案发有征兆

浙商银行是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于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浙江省杭州市。继2016年登陆香港联交所后，2019年11月浙商银行登陆A股，系全国第13家“A+H”上市银行。

截至2022年9月末，浙商银行总资产为2.5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47%，比上年末下降0.06个百分点。身处小微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浙商银行现在已经成为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中普惠小微贷款占比最高的银行。截至2021年末，浙商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65.53亿元，较年初增长17.06%。

2014年7月沈仁康“空降”浙商银行后，引进了不少市场化人才，从聘任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原行长刘晓春为行长，再到引进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原行长张长弓为副行长等，在全资产经营战略下开启大发展时代，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在当时影子银行颇为盛行的年代，浙商银行一度颇为依赖同业资产扩张，但内部也对这样的激进发展模式产生了争议。

对此，浙商银行内部的赞同者认为，2014年时浙商银行已经发展了十年，但资产规模和效益在12家股份制银行中都排在末位，与浙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希望浙商银行加快发展。所以，在完成港股上市、资本扩充以后，浙商银行依靠全资产经营战略，改变了过于保守的策略，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也就是银行业快速做大资产规模的“尾巴”，一举超越了部分其他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与恒丰银行），奠定了行业地位。

但来自浙商银行内外的批评者也认为，大发展时期激进的战略推进过程中，浙商银行成立头十年建立的严谨、保守的风险控制文化被摒弃，造成了浙商银行后来几年项目风险暴露、连吃监管罚单，以及多位中高层高管涉案被查的“苦果”。从某种角度看，浙商银行不如同城的杭州银行发展得更稳健。后者截至2022年二季末，总资产1.56万亿元，不良率0.77%，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583.67%，高管的新老

更替稳定，负面消息相对少。

据年报，浙商银行自 2017 年以来不良贷款率有所抬升，2017 年至 2021 年五年间分别为 1.15%、1.20%、1.37%、1.42%、1.53%。浙商银行也是上市股份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持续上升的。同时，该行拨备覆盖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7 年至 2021 年，该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 296.94%、270.37%、220.80%、191.02%、174.61%。2022 年三季度末，浙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均列 A 股上市银行之末。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离监管最低要求的 7.5% 只有 55 个基点 (BP)。

沈仁康任期内最受争议的，就是浙商银行与浙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浙银资本”）浙江浙商产融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浙商产融”）联动的“投贷联合”打法，充满了打规则“擦边球”的争议，存在隐藏不良风险以及潜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浙银资本曾被视为是与浙商银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表外运作平台，在影子银行时代，这种做法在业内一度颇为流行。这家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首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均是时任浙商银行副行长张长弓，后来更换为浙商银行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陈潇笑。2015 年末，据调查，该行理财资金就是通过浙银资本的通道，输血 130 亿元给宝能，成为宝能举牌万科 A 股的“子弹”。

后来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浙银资本与浙商银行正式隔离。2017年4月末，浙银资本升级为一个更大的平台—浙商产融，注册资本金1000亿元，由全国的30多家浙商龙头企业出资设立。

宝能项目之后，公开信息显示，浙商产融一度计划通过子公司给贵州民营企业中天金融（000540.SZ）融资，以帮助其接盘“明天系”资产华夏人寿，引发市场关注后即退出，相关交易亦未成功。而中天金融如今已陷入困境，预计2022年度亏损125亿元-139亿元，甚至“亏光”公司市值，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浙商产融乃至浙商银行则躲过一劫。

浙商银行、浙商产融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市场与监管的关注。此后，浙商银行曾向媒体表示，浙商银行与浙商产融在人员、财务、业务等方面完全独立，不存在浙商银行人员在浙商产融持股或交叉任职等情况。

但公开资料显示，浙商产融的多家出资人，有的是浙商银行的信贷投放对象，有的是浙商银行的小股东。浙商产融的董事长王卫华，曾是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浙商产融设立后不久，就和浙商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此外，两家机构的高管互动频繁。如2018年，时任浙商银行副行长张长弓、浙商产融副总裁徐兵共同拜访红太阳集团等。



在 2019 年 3 月的浙商总会金融投资委员会年会上，时任金融投委会主席的沈仁康表示，要引导浙商产融发挥股东产业链整合、股东间优势互补和对接政府及其他资源平台这三大功能。

然而，2019 年后，浙商产融的多个出资人爆发债务危机，浙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由此爆雷，浙商银行不得不对浙商产融多个出资人发起诉讼。例如，2020 年浙商产融出资人之一宜华集团爆雷 2021 年 4 月，浙商银行公告起诉了该集团旗下公司及实控人刘绍喜等；2020 年底，浙商银行还起诉了浙商产融子公司浙商产融资产和浙商产融出资人之一刚泰集团。

### **III.多位相关高管被查**

两位知情人士表示，浙商产融董事长王卫华已于 2022 年 9 月失联至今，手机号码一直打不通。后内部有说法是王卫华被安徽省纪委监委留置，但迄今尚未公开通报。当时浙商银行内部就认为，沈仁康被追责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



王卫华（上图）出生于 1963 年，跟沈仁康同龄是浙江宁海人。他早年在人民银行下属县支行工作，工商银行成立后被分到工行宁海支行，1996 年担任工行象山支行行长，后担任工行宁波分行稽核处长、鄞州支行行长、宁波分行总稽核；2004 年，出任工行宁波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7 年，44 岁的王卫华经人推荐到浙商银行，负责筹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后出任行长。2017 年，浙商资本与浙商银行隔离时，王卫华负责筹建浙商产融，后任董事长兼总裁。

认识王卫华的业内人士形容他“身材瘦高、说话温和、资历深厚”。也有评论说王卫华在担任杭州分行行长期间口碑较好，对员工大方，也比较尊重风控的意见，即使是“康叔的项目”，也不会坚持强压。

在王卫华和沈仁康之前，浙商银行和浙商产融已有不止一位原高管人

员被查。2021年9月，张长弓和徐兵同时被查。张长弓是被浙江省纪委监委立案调查，据称涉案金额不小，牵涉人物较多余波直到目前也未平息。他的被查引起了浙江金融圈震动。同期，曾在2017年至2020年间担任浙商产融副总裁兼浙银资本总裁的徐兵被查。被查时，徐兵在金谷信托担任总经理；此前在2010年至2017年，还担任过五矿信托首任总经理。

张长弓在2015年1月至2018年10月担任浙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曾受沈仁康重用，分管最重要的利润板块——资管和同业业务，是和浙银资本、浙商产融联动的主要板块，很多业务模式都出自张长弓的设计，在业内颇有名气。但张长弓为了做成业务，常向风控部门施压，也引发不少争议。2018年10月，张长弓从浙商银行离职，后任广东华兴银行党委书记。此后两年，张长弓都比较低调，直至被查。在中纪委一篇关于浙江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朱恒福落马原委的公开材料中，他曾被匿名提及。

浙商银行成立至今已经有四任行长，首任行长龚方乐用近十年的时间确立了该行中小企业特色定位，且不愿意用牺牲风控来换取高速发展。此后每次行长换任后，银行的战略与风格也都发生了一定变换。而在沈仁康担任浙商银行董事长的八年里，一大争议就是接连两任行长在换届之前“辞职”，当时都引发了一些猜测。

2018年4月，在浙商银行开启全资产经营扩张战略的时任行长刘晓春，业内口碑较佳，为人儒雅，却在临近退休前一年突然“辞去”该行副董事长、行长等一切职务，说明他已不认可当时浙商银行的发展路径。复杂局面之下，该行时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行长的徐仁艳接任了行长，银行的业务重点一度部分转向了金融科技、平台服务。

2021年6月，徐仁艳在三年任期到期之前提交辞呈，转投百度旗下的金融业务公司度小满。目前的行长张荣森于2021年6月就任后，则开始在零售业务和财富管理赛道有所发力。

除了两任专业背景的行长辞任，近年来浙商银行还有包括叶建清、姜雨林、刘贵山在内的三任分管风险的副行长先后辞职；原行长徐蔓萱、吴建伟，以及原行长助理盛宏清也请辞。虽然请辞各有原因也都符合程序，但浙商银行较为频繁的高管变动背后，还是被银行内外都认为并不那么寻常。

接近浙商银行的知情人士表示，在浙商银行最近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主题词是“转折之年”暗含的一层意思是经过影子银行后时代的自我整顿，2023年是浙商银行将表外理财分批回表、核销的最后一年，经历过大增长后的浙商银行，虽然不良资产率一度有所抬头，但最终依靠该行自立根生进行了消化，并没有借助外力，以后的发展应该会更趋向健康。